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
2018年7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56568179 E-mail:zzrbzf@163.com

追根溯源

古代的录取通知书

♣ 郑学富

古代最早出现的录取通知书是“泥金帖子”。“泥金”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装涂工艺，用金粉或金属粉制成的金色涂料，用来装饰笺纸或调和在油漆中涂饰器物。唐代开始用泥金涂饰在笺简上，作为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用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·泥金帖子》：“新进士才及第，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，用报登科之喜，至文宗朝，遂寝削此仪也。”宋代诗人杨万里《送族弟子西赴省》诗：“淡墨榜头先快睹，泥金帖子不须封。”

在唐朝稍后出现了“金花帖子”，又称为“榜贴”。宋洪迈《容斋续笔·金花帖子》说：“唐进士登科，有金花帖子……以素绫为轴，贴以金花。”到了宋代仍然使用金花帖子，宋人赵彦卫在《云麓漫钞》中有记载：“国初，循唐制，进士登第者，主文以黄花笺，长五寸许，阔半之，书其姓名，花押其下，护以大帖，又书姓名於帖面，而谓之榜帖，当时称为金花帖子。”“黄花笺”是一种洒金粉的顶级用笺，用此来书写通知书，可见珍贵。宋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卷四：“宋朝吴郡士登科者，始于龚识，其家居昆山黄姑，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，乃用涂金纸，阔三寸，长四寸许。”

明清朝以后，录取通知书称为“捷报”，或“报帖”，民间称“喜报”。明人王世贞《觚不觚录》云：“诸生中乡荐，与举子中会试者，郡县则必送捷报。”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中举后，送来的就是捷报。到了清代，就出现了刻板印制的科举通知书了。

进士及第的通知书一般先把考官的姓名写在上面，然后再写具体内容。《云麓漫钞》记载：“书其姓名，花押其下，护以大帖，又书姓名于帖面……”而乡试中举的通知书相应简单些，主要书写被录取学子的姓名、乡贯、三代姓名。如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：“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，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，上写道：‘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。京报连登黄甲。’”

在古代，送通知书也比较隆重。各级官府会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。报喜人一般不少于三人，都骑上高头大马，高举彩旗、旌幢，带上唢呐班子，一路上鸣炮奏乐，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，犹如现在男子结婚迎亲一般。如《儒林外使》描写报榜的情景：“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，三匹马闯了来；那三个人下了马，把马拴在茅草棚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‘快请范老爷出来，恭喜高中了！’”报喜是个好差事，衙门里的公差争破头想干这差事，碰到大户人家能赏一些红包，也就是“喜钱”，稍微穷点的人家也能排上一桌，赏些酒喝。中榜者收到榜贴或喜报后，一般要把它张贴在厅堂里最显眼的位置，以此炫耀一番，光耀门庭。

史海钩沉

香山上的白居易

♣ 王 剑

我们到香山，不是因为满地的香葛，而是因为琵琶峰上的白园。穿过一条曲折的登山小径，我们直奔白冢。

站在墓前，我们和朗照的阳光一起，和伊河的水波一起，齐声朗诵诗人那一行行不忘民瘼的名句：“农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；“心中为念农桑苦，耳里如闻饥冻声”；“捕蝗捕蝗谁家子？天热日久欲饿死”；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”；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；“心中别有欢喜事，开得龙门八节滩”……

这就是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，不仅有疾恶如仇的铁骨，更有忧国忧民的柔肠。那些闪闪发光的诗句，穿越千年的时光，依旧在和我们交谈。

诵读的间隙，我忽然记起一副对联：“为民生忧，直言极谏；得山水乐，饮酒赋诗。”是啊，对联中的“为民生忧”和“得山水乐”，不正是诗人白居易人生的两极吗？

白居易少年成名。步入仕途后，特别是被授左拾遗、翰林学士后，便欲以“兼济天下”为己任，革除朝廷弊端，解除生民苦难。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，“有阙必规，有违必谏，朝廷得失无不察，天下利害无不言”；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，凡“难于直言者，辄咏歌之”。他的那些著名的讽喻诗，如《秦中吟》十首和《新乐府》五十首，都是用这种方式写成的。这些诗篇痛下针砭，措辞激切，毫无顾忌，像一把把匕首，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，使权贵们“扼腕”“变色”“切齿”。在《红线毯》中，面对宣城太守的大肆掠夺，白居易愤然写道：“宣城太守知不知，一丈毯，千两丝。地不知寒人要暖，少夺人衣作地衣！”

有一次，白居易自己做了一件绫袄，由此想到了百姓的疾苦：“水波文袄造新成，绫软绵匀温复轻。晨兴好拥向阳坐，晚出宜披踏雪行。鹤氅毳疏无实事，木棉花冷得虚名。宴安往往叹侵夜，卧稳昏昏睡到明。百姓多寒无可救，一身独暖亦何情！心中为念农桑苦，耳里如闻饥冻声。争得大裘长万丈，与君都盖洛阳城！”

杜甫有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豪言，而白居易有“争得大裘长万丈，与君都盖洛阳城”的壮语。唐朝的两个伟大诗人，至此都彰显出了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。

不避锋芒的白居易，最终受到了权贵们的排挤和打压。几番沉浮之后，白居易选择了“中隐”：既不在朝廷做官，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，而是到东都洛阳任一个“太子宾客”的虚职。寓居洛阳的闲散生活，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，是他人生的“幸运”。但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，却又是白居易晚年的“不幸”，因为他再也写不出像《秦中吟》《新乐府》这样震撼人心的警世之篇，他的文学锋芒也跟着他一起归隐了。好在，他那颗关心民众疾苦的心，还是滚烫的。

隆冬的一天夜里，天空飘着大雪。住在香山寺里的白居易觉得周身寒冷，便拥着火炉睡觉了。忽然，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阵阵啼饥号寒的声音，声音久久不能停息，白居易也久久不能安眠。第二天，他在家仆的搀扶下，冒着风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西南方向走去，终于在伊河的八节险滩弄清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此地怪石嶙峋，水流湍急。船队驶过时，船上的艄公都要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，用尽全力拖住船身，减缓船速，一步一步，艰难地把船护送过滩。白居易目睹此景，心情很不平静。他决定利用冬季伊河水量较小时凿石挖河，疏浚河道。伊河流域的船工们、龙门一带的老百姓和石工，听说白居易有此壮举，纷纷自带工具前来，在八节滩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。白居易三天两头亲自来到八节滩察看。经过一个冬天的施工，八节滩内的九峭石被凿掉了，伊河被疏浚了，险滩变成了通衢。诗人内心的喜悦，溢于言表：“七十三翁旦暮身，誓开险路作通津。夜舟过此无倾覆，朝胫从今免苦辛。十里叱滩变河汉，八寒阴狱化阳春。”

八节滩疏浚后的第二年，身患重病的白居易，与世长辞。家人遵照诗人的遗嘱，将他安葬在松柏常青的香山琵琶峰上。入葬那天，远近的船民和老百姓都赶来送葬。人们把酒洒在他的墓前，表达心中的景仰和感激。从此以后，诗人墓前的泥土，总是芳香而湿润的。

白居易走了，带着他的“幸”和“不幸”。他将灵魂安放在他钟爱的香山，而把诗歌的长卷留给了美丽的洛阳。

白居易的一生，为世而言，为民而歌，留下了3840首（篇）诗文。他的诗文，内容深刻，风格平易，在社会上被广泛传诵，声名远播国外。

天文学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水星上的一个山名，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。白居易的英名，与浩瀚宇宙相连，与日月同辉！

走出白园，香山寺的梵声仍然隐约可闻。我不知道，午睡醒来的白居易，兴之所至，是遍采香葛呢，还是约人喝酒谈禅？

岁月如歌

当兵的历史

♣ 高玉成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高中毕业到部队，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

那时候，部队穿的是65式军装，即样板戏里唱的“一颗红星头上戴，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”，民间歌谣里唱的“解放军穿的是布衣服，干净简单又朴素”，特别光荣、自豪。穿上军装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照相馆照相，给亲朋好友寄，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和风采。几年后，部队换成85式军装，解放帽换成了大檐帽，胶鞋换成了皮鞋，肩上还多了肩章，别提多神气多了！回家探亲，大夏天的出门旅游，也要穿戴整齐，走到哪里照到哪里。

那时候，部队伙食条件不大好，早饭咸菜，中午晚上大锅菜，没有几星油水，偶有两片肥肉。好在驻地是江南，大米饭随便吃，但是饱虽饱，饿得也快，油水太少了！每到周末晚饭，连队做一次面食，或馒头，或包子，我们几个北方兵如狼似虎，一顿或五六个馒头，或七八个包子，撑得腰带都系不住！连队吃饭没有食堂，没有餐桌，每到饭点儿，一声哨响，全连就在连部旁边的空地上集合列队，一番稍息立正报告完毕，再扯着嗓子唱一首歌，然后围成圈儿就地蹲下吃饭，只有连长和指导员有个小马扎，享受坐着吃饭的待遇；但也同样是手捧饭碗，菜放在地上吃。

那时候，部队住的是青砖瓦房，一个连队一栋。夏天穿堂风吹过，清清凉凉的，冬天则把人吹得瑟瑟缩缩，一晚上都暖不热。我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，总觉得被子不够长，蜷缩在被窝里顾头不顾脚，只好让母亲织一双厚厚的毛线袜子寄来，夜晚穿着睡。睡觉的时候，最怕的是被人轻轻推醒：“该你站岗了！”于是无奈地爬起来穿戴整齐，接过步枪和大衣，上半山坡哨所站岗。站岗是轮班制的，每周轮空一晚，这一晚便能睡个囫囵觉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能睡个囫囵觉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

那时候，我在步兵团100迫击炮连当兵，任三炮手。三炮手的任务是背座钣。座钣有小车轮子般大，七八十斤重，作用是为迫击炮发射承受后坐力。我每天的训练任务是把七八十斤重的座钣从地上背起来、放下去，再背起来、再放下去。时间长了，练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连队卸大米，一麻袋大米背起来就跑。但是力大不见得能挑重，我最怕的是给连队菜地担水挑粪：一根并不宽的扁担，挑着两只硕大的木桶，扁担嵌进肉里，硌着骨头，疼得直不起腰，整个人跟大马虾似的。两桶粪晃晃悠悠，一不小心粪就洒到脚上。有一次，这窘境被路过的团首长看见，指指点点，引为笑柄。

那时候，部队最常见的文化活动是唱军歌，饭前唱，会前唱，行进中唱，休息时也唱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：“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，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。”当年高中毕业选择当兵，真的是“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”。大学里的东西别的地方可以学到，但是部队里的东西别的地方是学不到的！

新书架

《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》真实记录百年生活场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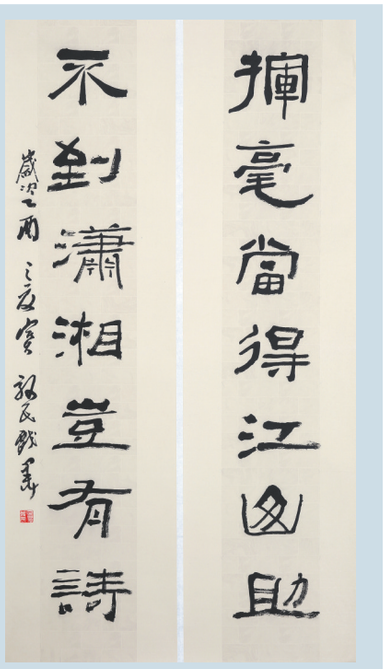
♣ 宋 强

保加利亚这个遥远美丽的国度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，与罗马尼亚、塞尔维亚、马其顿、希腊和土耳其接壤，东部濒临黑海。保加利亚盛产玫瑰油和酸奶，素有“玫瑰之国”和“酸奶的故乡”之称。

保加利亚文学是最早的斯拉夫文学，发端于9世纪。古保加利亚文学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，进而传入俄罗斯、塞尔维亚、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。之后保加利亚文学又有长足的发展。早在20世纪初保加利亚文学就被介绍到中国。《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》收集了保加利亚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的十八位经典作家的四十一篇作品，是对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创作完整过程的真实记录。这些精心筛选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、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保加利亚一百多年来不断变幻的生活场景，以及他们的爱与恨、欢乐和忧愁……

日前保加利亚使馆还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为《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》举办了新书发布会，也是对余志和先生译《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》的肯定。保加利亚文学的译作现在在市场上甚少，《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》的出版有查漏补缺的意义。

节日（国画） 贾发军



不到潇湘岂有诗（书法） 窦效民

灯下漫笔

点灯会客

♣ 王太生

客人暗夜来访，主人已上床就寝，弦月挂窗。客在外，轻呼主人名字，或以手指轻叩木门，主人在暗室中应答，“噗”，一盏油灯如花，光束跳跃，将斗室映亮，主人窸窣穿衣下床，点灯会客。

点灯会客，是过去中国人常见的生活场景。有人早睡，朋友不知，踏月色来访，主人已入温柔之乡，被客人从睡梦中拉醒，有事商榷。

不是要紧的事，不会扰人清梦。夜半造访的人，大多数是拜访、辞行、讨教、借钱……或者是离乡多年的人返故里，刚丢下包袱行囊，就急匆匆赶来看望分别多时亲友，主人喜出望外。

点灯会客，有着中国式意境。灯是从前的油灯，一灯如豆。或者，一支烛，光团跳跃，光晕飘逸，窗纸墙壁，映出两个人，因角度不同，一大一小，虚虚实实的两个身影。

虽然是贸然造访，而且你拜访的那个人已憩息在床，有客来访，一骨碌起身，拨栓相迎。

按时上床休息的，是一个生活简单，而且极有规律的人，他粗茶淡饭，吹灯熄火，早睡早起，朋友夜半来访，必定有事，于是披衣下床，进屋说话，目光对流，凝神倾听。

点灯之后，都做些什么？泡一杯茶、搬一椅，谈话、说事，端菜、盛饭，如手如足，若是两个文人，还会雨夜剪春韭，窗花灯影，对坐畅饮。

好多年前，外祖母在世时，就曾经常于幽静夜晚点灯会客。那时候，外祖母住在离医院不远的街边，冬天夜晚早早入睡，常有熟人夜半敲门。来人是家人生病住院，需要灌一暖瓶开水，或借煤炉子热一热鸡汤。那时医院里没有微波炉，病号饭食需要自己解决，那些住院的人，家离得远，于是便敲门相求。外祖母是个热心人，一概敞门，笑脸相迎。

也有人这时上门是为了借钱，不遇难事不开口。来的人不好意思说，外祖母早已猜出对方的心思，从枕头之下，摸出三五十元，塞给对方。

我家有一亲戚，半夜夫妻吵架，女的愤而出走，夜晚又没地方去，就半夜敲门，外祖母在室内应答，于是点灯会客，好言相劝到子夜。

我对点灯会客有深刻体会。那时候，老屋街边，点的灯，早已不是古代的油灯，而是白炽灯，灯的开关，用一根长长的线拴在床架，窗外如果有谁相呼，外祖母就伸手拉线，“咔嗒”一声，将灯点亮。

夜，长长短短，浅浅深深，来的都是客，用一束灯光温暖身心。点灯会客，我至今仍然觉得是一种美好的情境。

在其时，灯是两个人的载体，灯亮了，朋友之间才好说话，彼此看清对方的眉宇，神态和表情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儒生住路边旅店，夜晚已上床休息，楼下有人喊他，于是便点灯会客，客人进来作揖坐下，两个人就此相识，谈论天下功名。

可以想象，当年王子猷雪夜访戴，若是到了朋友府上，叩门而访。戴逵睡眼惺忪，颇感意外，必定是点灯会客，秉烛夜谈，屋外枯树、河岸、埠头和船，天地俱白，同样能留下一段佳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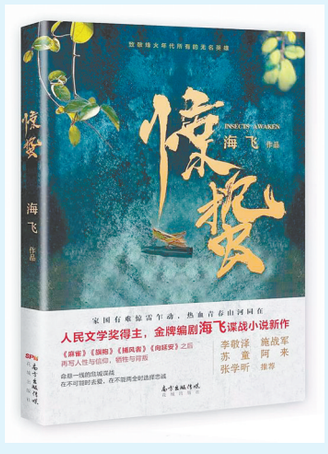
点灯会客，反映出两个人之间的亲疏距离，点灯是贴近的，不因吹灯睡下，而佯装不知。

苏轼《二月三日点灯会客》诗中说：“蚕市光阴非故国，马行灯火记当年。”老苏在宋朝一个早春的夜晚，窗外柳枝刚刚发芽，朋友来访。此时老苏已睡下，于是点灯会客，回忆从前东京汴梁马行街的繁华夜市，说着云聚云散的故人往事。

点灯会客，文人饮茶酒，谈论天下江湖，感慨光阴易逝；普通人絮絮夜话，说的都是柴米油盐之事。

在暗夜为朋友点亮一盏灯，有古意和暖意。

连 载



奈良的樱花就要开了，森林的上空弥漫着木材和腐草的气息。他的手指头按动琴键，这还让他想到了他曾经教过钢琴的陈夏。在中国上海的一小段人生，于他而言是那么的弥足珍贵。他热爱这种与征服有关的人生片断。荒木惟偶尔抬头的时候，看到了人群中一张冷峻的脸，那张脸浮起了笑意，并且露出了两颗白牙。他是陈山，坚定的眼神直视着荒木惟。荒木惟明显地反应到了什么，他的后脊背甚至迅速地浮起了一阵凉意。荒木惟想停下来，但那个激动而兴奋的手指头已经随着节奏按向了琴键。轰的一声，荒木惟和钢琴边上哇哇乱唱的麻田，随着爆炸声四分五裂。陈山看到了升腾而起的血雾，以及凌空抛向吊灯的一根塑料管一样的肠子。他又笑了一下，轻声说，张离，我说过让荒木惟粉身碎骨的。在嘈杂的叫喊声和纷乱的人群中，他沿着一条笔直的路，从容地走出了米高梅。

在米高梅的门口，陈山抬起头，发现“米高梅舞厅”五个霓虹灯做成的字，被刚刚开始的一场春雨给淋湿了。像淋湿一段记忆。接着，陈山听到了伪警察局的警车，响着刺耳的警笛向这边奔来。数天后，重庆的《中央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扫荡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报纸，铺天盖地地出现了一个相似的标题：军统王牌特工重创日本梅机关，局本部戴笠局长亲自签发嘉奖令！

肆拾玖

一个落雨的清晨，关永山撑着一把黑色的长柄雨伞站在客运码头上。偶尔从辽阔的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穿过了雨阵，在十六铺码头的上空穿梭着。这一个战后的城市，有一种虚假的繁华，所有的迎来送往在码头上鳞次栉比地发生着。关永山在等待着陈山，在他眼里，陈山就只有一种身份，那就是二处航侦科科长。但是陈山一直没有来。关永山看了一下手表，无奈地踏上了轮船的踏板。斜雨打过来，很快他穿着的黑色风衣就湿了一大片，看上去显得更黑了。在甲等船舱里，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日本人一直坐在那儿，他有一个美妙的名字，叫樱田薰，是梅机关接替荒木惟特务科长职位的人，也是陈夏在神户特工学校里的老师。当关永山收拢雨伞，矮身进入舱位的时候，樱田薰露出了笑容。关永山迅速转身，却看到了反背着双手的千田英子。

关永山脸色苍白地笑了，他在不经意间抬起了那把雨伞的时候，被千田英子一脚踢落在地。千田英子纵身跃了起来，用剪刀腿把关永山绞翻在地。樱田薰拿起那柄雨伞，对着舱外的天空放了一枪。声音细微而有力地穿透雨阵。这时候汽笛的声音，又响了一下。

陈山在上海消失了。像一滴水落进黄浦江一样，无影无踪。其实他一直待在猛将堂的阁楼里。麻雀又来过一次，那天麻雀一共同他坐了半个钟头。他们两个人都不响，最后在离开之前，麻雀说，你没有听从命令，擅离猛将堂，组织上会对你处理。

我还不是党员。

如果你想成为党员，你的考察期会延长。

就算延长到80岁，我也不会后悔。我答应过张离，一定要亲手杀掉荒木惟，并且让他粉身碎骨！

麻雀不再说什么。那天下午他匆匆去了香港。从刘兰芝那儿陈山知道，麻雀的真名叫陈深，浙江诸暨人，一个剃头匠出身的中共特工人员。

许多个无所事事的日子里，陈山看到好多人来教堂忏悔。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个有罪的人。而陈山会十分珍爱地抱着那个五灯收音机，听陈曼莉莉在喇叭里滔滔不绝地说话。余下来的时光，他觉得无比安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春羊把一张船票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说，到那儿以后，会有人接你。

尾声

陈山带着他的收音机出现在延安的时候，春天仿佛是要正式开始了。天空中下着雨，一位叫胡小海的八路军战士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泞来接他。他戴着一顶明显破旧的八角帽，操着一口江浙普通话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说，听讲你是从上海过来的？陈山点了点头。他又说，听讲你老厉害，听讲你把个日本大特务都炸死了……

陈山笑了，说，你哪儿人。

胡小海说，绍兴的。胡小海愣了一下，随即又说，我的哥哥也在上海。他叫胡大吉……

陈山一下子就愣了，过了一会儿说，你……好久没见他了吧。

胡小海一笑眼睛就剩下一条缝，说我哥哥讲了，等到胜利了，我们再一起回绍兴种田。我们干不了别的，我们只会种田。

陈山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脑海里浮现的是大吉拉响手榴弹的情景。胡小海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话，听讲上海很闹猛的。陈山最后说，听讲胡大吉是个英雄啊。胡小海就倒抽了一口凉气说，他英雄？他那么瘦，那么胆小，他会是英雄？

他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话，一直到了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，那时候一台叫作《胜利向我们走来》的演出正在进行。台上，一位穿灰布军衣的女子正在朗诵诗歌。她剪了短发，腰间扎着一根武装腰带，英姿飒爽的样子。

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
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
我不愿失去每一滴河水
哪怕是河床之上升腾的水气
我不愿失去任何
因为她属于我的祖国……

陈山一直站在人群中，眼泪悄悄漫过了他的眼眶。但是他的脸上却盛开着笑意。胡小海告诉他，听说这是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余小晚。

陈山说，中央医院在哪儿？

胡小海说，听说在李家洼。

陈山说，这里哪儿能买到东西？胡小海说，有，不远就有一个小卖部。

在礼堂演出的后台，陈山一步步走向正在卸装的余小晚。余小晚坐在一张椅子前，边对着一面破镜子卸妆边正和人说笑着。陈山没有惊动她，而是长久而沉默地看着她。当她偶然转头的时候，看到了陈山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余小晚呆愣愣地没有说话，她望着镜子中的自己。接着她眼睛里的泪水慢慢地越积越多，终于眼泪突破眼眶，滚滚而下。她说，鞋匠，怎么是你。我一直在等你。

陈山满含热泪地笑了，说，怎么不可以是我。

那天，雷声从遥远的地方滚了过来，就那么铺天盖地的滚动着。陈山笑了，他举了举手中的网兜，网兜里面装着六只青光光的小苹果。陈山想起刚才问过胡小海，今天是什么日脚。胡小海说，听说今天惊蛰。

雷声再一次滚过，雨声越来越大。（全文完，本报有删节。）

从下周起，本报将连载《贾鲁河的故事》，敬请读者垂注。

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：450046 电话：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 56568227 编辑中心 56568179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（地址：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）56558100 零售1.50元